

#7

086380

今日叢刊第十一集

# 暹羅紀行

謙弟著

1947

今日新聞社出版

今日叢刊第十一集

遲 羅 紀 行

謙弟著

1947

今日新聞社出版

1 暹羅紀行 目次

移民的入境	1
移民與罪犯	3
華僑的教育	5
暹羅的華文報	7
暹羅的文化團體	11
暹羅的書業	16
私渡	19
禁宮	22
茶棧	25
實包車	29
唐人	31
禮	33
沖涼	35
土罐	38
水上商人	41
生產時	42
第八郵局	44
特別部	43
暹羅的婚俗	48
暹羅的婦女	50
獨世淺	52
去昌叻	54
鄉村姑娘	57

暹羅紀行目次

外海歌聲.....60  
離開曼谷.....64

附錄

擲世淺之行.....66  
巴真省.....72

## 移民的入境

在農業時代以前，所謂私有產業制度尚未確定的時期，人民是可以逐水草而居的，是可以自由的移住的，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那種野蠻的原人生活，比諸我們現在的生活，究竟誰是文明呢？我想在某一點上，是很難答覆的呵；即是在行動自由這一點上，是很難答覆的呵。

在我們中國，對於任何國度的僑民入境，可說是沒有什麼移民例條來限制的，更沒有移民入境的種種麻煩手續，所以自己在這樣國度生活慣了，一到暹羅去的時候，自己很是憤懣的，而且很感到人類的蠢笨。實是無以乎加的，並且不知道政治學者所主張的『政治正義』（Political justice）是些什麼？同時還懊悔自己不该孟浪地跑到東亞的這個獨立（！）的王國來。

可是，既已如上了跑道的馬，來到跑道上了，到了他的國度裏，對於移民入境的虐待，對於移民入境的不滿，只好逆來順受，泰然處之了。

當入境的時候，我是喬裝為書販，而且就是隨身帶去的幾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什麼綜合英漢大辭典呀；英華合解辭彙呀，袖珍英華成語辭典呀，以及幾本科學書，也是封了一包，寫上某某書店收，某某書店寄才免了一頁……一頁翻閱檢查，而且才免掉『智識階級』入口不准登岸的優待，我才安抵岸上。

在我未去之前，一位在曼谷任過新聞記者兼教員的朋友史君，他會告訴我一件關於智識階級入口的故事。



他是受了曼谷的某日報之聘到那邊去任總編輯的，他入境的各種手續辦完結了，只是他隨身帶了一箱子

的書，而書多是政治，經濟這一類的，經檢査員查出，便不許他登岸，且對他說，你研究政治經濟，還是回到你國內去研究，用不着來我們這裏研究，就這樣，陳君便被原船載回國了。

聽說，暹羅政府對於中國的僑民入境，特別對於智識階級的取締是非常之嚴厲的，而且入境後，且派偵探跟着，其原因，不外是怕智識階級作革命的活動。至對於勞動者，則略為放鬆，但近來亦以人口稅的增多來限制也。

從中國人到暹羅去所受的虐待，我再一注意所謂英、法、美、日各帝國於移民入境又怎樣？則令我禁不住淚下了。事實的告訴，他們入境，不但可以免掉中國人入境的打手印，納人頭稅的苛待，而且入境是極其自由。暹皇對於英、法、日美各帝國是敬之如神靈，是不敢對之有絲毫反抗的，特別是對於英法。不過近來暹王受英的壓迫很甚，而獨立帝國招牌勢將掛不起來，現有極力拉攏美國的局勢，暹皇偕暹后今年去美，並不是癡眼疾，而實有求於美以制英。

中國人在二十世紀，不但是受各帝國主義的虐待，受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大炮和機關槍的掃射，事事受制於各帝國主義國家，而且還要受各帝國主義保護的小國之慘無人道的種種壓迫，中國人的命運，實乖逆極矣。我們試一想到暹羅去的二百餘萬僑民入境時受虐待後所流出之眼淚，不可以成爲百海嗎？不可以成爲百汙嗎？唉，人道！正義！

## 移民與罪犯

據現今國際法學者對於移民的意見，是各有其主張的，有一派承認國家可以自由的禁止人民出國，如英美的公法學者 Oppenheim 和 Hershey；有一派則反對國家禁止人民自由出境，而認為人民的自由出境是人民的『人權』，國家不能予以禁止，如法國國際法學者 Pradier-Fodere；還有一派，便是主張國權與人權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所以出國雖然是人民的人權，但有礙國家的生存時，國家得限制人民自由出境，否則，國家當任人民自由的出國，如法國的公法學者 Fauchille。

所以一個人要離開國境，在國際法上是要顧慮到這些問題，而不能自由行動的；因為個人的移動，由甲國到乙國是可以引起國際的移民問題呀！

但我曾一次去暹羅，作暹羅的移民，自己並未想到國際公法那些問題上面去，也沒有想到國際移民問題上面去，僅在接到朋友約我到曼谷去主對晨鐘日報的信後，我爲了生活的鞭策，厭惡國內工作的幫口與乎爲了飯碗的勾心鬥角所演的惡劇，便毅然決然的欣然去也，雖然在我動身的時候，亞是懷着將要臨盆的粒，我不忍，不願離她而去，抱着莫可名言隱痛，一直到現在都不能消去的隱痛。

我終於是不顧一切的，爲了生活而去作暹羅的移民了。

暹羅與中國不但是沒有互派什麼公使，連通商條約都是沒有簽訂的，所以在暹羅的二百五十萬華僑，全受暹羅人中的極少數人的管治，要如何苛罰他們，就如何苛罰他們；要驅逐出境刺以罪紋，就驅逐出境刺以罪紋，他認定你的行動如有違背他的國教

一佛教，有反對他的政治，輕則禁你十五年，重則立地梟首。總之，在暹羅的二百五十萬華僑的生命財產以及一切生活行動都是歸屬於暹皇的手掌中，他要你生，你便生，他要你死，你便死，你是不能有絲毫反抗的。

所以到暹羅去作移民，實與待罪的囚犯無異的，全然是犯了生活罪，應當受這樣的處罰呵。

自然，我是生活的俘虜，我是生活的囚犯，我是犯了生活罪的移民，我已成爲罪犯，自不消說是要過那移民的罪犯的生活的。

(一)在未踏上移民的海輪，自己便去找了旅店，派一個名爲『押客』的店夥來押我們。

(二)在到了曼谷的時候，經過了衛生局，移民局的檢驗和打手印後，再經水上警察的搜查，仍不能自由的登岸，仍要拘禁在移民的留守處。

(三)從移民的留守處辦了入口稅的手續後，還得受移民局的運貨車載送到客棧去交與客棧收管。

(四)還要去照一張移民像，再同客棧的棧夥乘移民局的貨車到四丕耶移民局去先打一次手印，然後去量過高矮，磅過重量，受過身體的端詳，復打一次手印，領得移民證後，始得成爲自由移民。

這是我取得移民資格的一個經過，簡略的經過，其情況，真不啻於罪犯，所以我感到：做移民便等於作罪犯。

## 華僑的教育

說到華僑的教育，那真是令人痛心呵！

我們知道，在暹羅的華僑，實不下二百五十萬，但是一間中學也沒有，從去年鬧着要辦的一間華僑中學，鬧了整整一年多，僅開了幾次會，收了一些捐款，舉出籌備員便完了。聽說不能辦的原因是：（一）人材的缺乏；（二）經費的不足。但這只是表面的，而實際上不能開辦的原因，怕還是由於暹羅政府的壓迫哩！華僑的地域思想所決定哩！在暹羅方面的華僑子弟，如果從小學畢了業，無力到旁的地方升學的，而且還有力在本地升學的，在近來只有到新民學校所辦的初中班和黃魂學校所辦的專修班去，除此，是沒有別的路走了。但是，如果他們的父兄，是只知有暹皇的，他們也許能夠到暹政府辦的中學以至於大學（或法國人等所辦的高級一點的學校）去實現升學夢。

所有在暹羅的學校，都須得在暹教育部立案方准開辦，而且學校的校長，亦由該教育部委暹人或中國在暹的『土生子』充任，而學校的教員，尤其是在曼谷外的學校教員，是非經過暹文的考試不能充當的。至於在曼谷內的學校教員呢，也須經過暹文考試，只不過屆考時，可以情人代之。

故此，華僑的教育，在暹羅實在等於零，而教育出來的青年，都是麻木不仁的，都是殘廢者。

這可算是暹羅華僑教育的一景。

其次，華僑的教育，由於華僑的封建意識之濃厚與乎學制之無法規定，辦理教育者不懂教育的原則，不明白社會的狀況，也是最大的原因。

第一，在暹羅的僑民，以廣東人爲最多，而廣東人則又以潮州人爲尤多。計在暹的華僑有潮州人，客人，海南人，廣州人和福建人，而這些人都各自公立得有一間學校，比如潮州人所辦的培英小學，客人所辦的明德小學便是。

第二，暹羅的華僑學校，既不是採學年制，又不是採學分制，幾乎完全成爲學月制了。所以各校的學生以學月爲單位而繳納學費入校上課，所以一個學生竟有一年讀到十校或七八校的，這原因有緣於學生的家庭，學校的辦理，學生自身等。

第三，在暹羅的辦學者，除暨南大學，復旦大學的商科等的畢業生外，那專門學教育而回去辦學的人，真是少得很，幾乎我留在那兒的時候，沒有碰着一個。除此，那些辦學的人，多是初中或師範的學生，而且多是東江一帶的中級學校所出來的人，所以他們很多都是不懂教育的，不明白社會情況的。

這可以說是華僑教育的又一幕。

寫完了華僑的教育，我還得在此加說幾句，就是那邊除學校教育，什麼社會教育，可以說是沒有的，就是一個較爲完善的華僑圖書館，也沒有，在那邊的學校教育，多數人都以爲培英學校是辦得很好的，實在以我的觀察辦得比較好的，還只有兩個私立的學校，一個是新民小學，一個是黃魂學校，在這兩個學校中以黃魂最有名。黃魂除預備請人辦師範班外，他們是注意將學校與社會打成一片，而且是將學校交給學生，不是以學校爲商店，以教員爲店員，以學生爲商品的，他們是教華僑的子弟做一個站起來的人，而不作匍伏的奴隸，這是我們應當明白的，但是黃魂學校，雖然在我們認爲是較有名的學校，而他在社會中的地位是沒有如施行『士大夫教育』的新民學校著名，並且不容易得到社會

人士大量的同情，還常常受社會歧視。這情況不特在暹羅是如此，就是中國，乃至於任何國度也是這麼着呵！

## 暹羅的華文報

「你到暹羅去是辦報嗎？」當我由暹羅歸國的時候，我的一位朋友似乎帶有幾分不十分信任的口吻說：「他們看得懂嗎？」他以爲我去辦報，是給暹羅人看的，而不知道是辦給華僑看的。

「是的，我是去辦報。」我很隨便的這樣答他。「那邊有不少的華僑，他們是認識中國文的，我們是辦給他們看的。」

我這樣的答覆了我那位朋友，彼此靜默了好一會都沒有說話，好像感到在暹羅辦報是一件很滑稽的事一樣。

實在的，到暹羅去辦報，真的是很滑稽的，那樣的社會，報有什麼用呢？在暹京之外是沒有什麼報紙的，就是在暹京的華文報，除了替電影公司吹，招徠善男信女去看電影的星期小報外，大的日報只有三家，一家是保皇黨的中華民報，一家是富有投機性的國民日報，另外一家便是屬於國民黨而負上了文化提倡之責的晨暹日報。但這三家報紙合計的銷路，每日還不能超過五千份！比之暹文日報銷十九萬份的數量來，真是可憐極了！

但這一面固然是華僑的文化程度低落，受了暹政府的壓迫，而另一面呢，却不能不責我們那些辦報的先生，對於新聞事業錯認爲商業，而以營利目的來辦報的可鄙態度。現在我目將在離開暹京所寫的一文錄后，原文如下：

「這算是一個機會。

那末，我就趁着這個機會說一說暹羅的社會事業之一的新聞事業吧。

關於暹羅的新聞事業，我感到有許多要說的話，然而說來是

很多的，我單就日報方面來說。現在隨便略說如左：

(一)社論 這是暹羅報紙的特色(?)每家報紙，每天都一定有一篇社論，這現象我們不能說這是暹羅報紙的不進步現象，實在，社會的事件值得我們一天寫幾個評論事件的事是很多的，不過，從事實的告訴，我感到暹羅報紙的每日的社論，確實是不需要的，所以我希望今後各報的社論如果沒有值得論的事件，就可以不寫他，就乾脆的讓那一天或二天無社論也是不要緊的，這對於報社方面的人才問題並不會發生影響的，我想。

(二)專電 關於專電我不說別的話，我只希望大家在號外上已發表了的專電，不必再登入報紙上，最好發號外時，多印一點，本埠以外的閱者，均發給他們一份，這樣對於報社方面，對於閱者方面，甚至對報紙方面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三)新聞的分類 我以為國內要聞的分類，用不著隨地方的情形(發展民衆的宗法觀念和封建思想，提倡地方主義。)分了廣東新聞，再分潮梅新聞，事實上，潮梅在地圖上已召示我們列入廣東的界內了。

(四)本埠的新聞 關於本埠的新聞，我以為從暹文報的翻譯是太無意義了，我想與其有錢請暹事翻譯，到不如多請兩位專訪，採訪新聞，至於山吧方面，我們也不妨請通訊員，就是最先有困難，如果辦的人能想法，我想困難總是不難解決的，並且我希望在暹事新聞中，能夠把暹羅的政治區域，經濟區域，文化區域，移民區域，居民區域等的實況加以詳細的調查，編為新聞，最先不妨由簡單的入手，比入調查文化區域，我們不妨只求得新聞事業或新書業的簡單調查也就可以了。

(五)副刊 我想副刊與其要副刊編輯多剪刀，實不多如登

戲一點遼雜的青年的不十分完善的作品，如需用剪刀剪的文字，編者不勸寫介紹文，在事實上，我們看見遼京的許多學校的學生所辦的壁報是很不少的，如果我們能將副刊的篇幅，容納學校的壁報的材料，編者加以選擇，我總感到比編剪報副刊好。

(六)編輯法 我以為編輯，不是用剪刀就完了，是要輯要編才對的，事實上，遼京的報紙（也不只遼京）編輯實有不少的只用剪刀剪了就發出排字房的，所以在這一點，我希望大家注意注意！

(七)報屁股 關於報屁股，如晨鐘報之豈種瓜架，國民日報之樂園……等，在我的意思是可以取消的，因為這對於社會文化只有阻礙，而沒有進益的，只算降低報格去迎合讀者低級趣味的要求耳。

——以上算是趁着這個複會拉拉雜雜的談了關於遼京日報的事，我知道這是大家也知道，而且大家也引以為不滿的。（或者有些獨具隻眼的人是滿意的，也未可知。）不過，大家都受制於環境沒有辦法吧了，然而，我們須知道環境是有變異的，我們在環境的變異中把想著的表諸於行爲，那是應當的。

記者趁着自己將要離開曼谷歸去的時間，特寫出這一點兒關於日報的話，敢請遼京從事新聞業的朋友們指教！

記者在此，敬向讀者告別。

## 暹羅的文化團體

暹羅的文化團體，據說從一九二九年到今年（一九三〇年），就共只有四個，而且還是勉強湊合的，今將這四個團體簡單的介紹於下：

一，南瀾學社 是一九二九年成立的，由陸君末，蔡學愚，張亦學等發起，社員約二十餘人，社員的職業，多從事新聞事業和教育，社的宗旨，在研究學術，開揚文化，曾在國民日報附刊前驅半月刊一種，很得社會人士的同情，但現因各社員的生活變異，已於無形中解散了！

二，彷徨學社 也是在一九二九年成立的，他們的社員多是社會中的失業者，多是從報館和學校被擠出來的青年，是一個專門研究文藝的團體，曾在國民日報附出彷徨無定期刊，專登文藝作品，社員有數十人，現彷徨無定期刊仍續出，由方修暢主編。

三，碎藝社 是在一九三〇年成立的，由馬燦然發起，注意音樂和體育之研究，社員有百餘人，其社員多屬有產階級的青年，她的工作是當地舉行各種盛會時，請他的社員出席表演，翻以銀眉，銀杯，就算工作成功了，這可說是一個布爾喬亞式的娛樂團體。

四，人味讀書社 是新成立的，成立的時候，大約是本年四月初間，由黃魂學校的一部份教員及其他諸人所發起，社員有四十人左右，已於四月十五號出人味無定期刊一種，由張亦學君編輯，附刊國民日報，社員作品甚多，而且算是暹京的青年作家的共有文藝園地，這個讀書社就是比較有新的希望的，我現在將該

社的組織及緣起的原文錄在這兒。

『人味讀書社的組織及起緣。

我們覺得這畸形的社會越給「不景氣」的妖氛籠罩，越使一般窮苦的青年們彷徨悲哀而找不到出路，讀書問題不能解決，職業問題不能解決，甚而還要多受一層婚姻問題的壓迫，聰明的人們常以譏帶笑說青年人不應該因此悲哀，其實那裏有法可以排解呢！要想多求一些智識的糧食，和像要在沙漠中尋求些兒的水草，這我覺得這工作更是更應該和更珍貴的，人味讀書社的組織便是爲着這個緣故。發起組織這個讀書社的多是現在黃魂學校的學生，他們因爲自己讀感命運的可憐，而感覺到社會上一般青年和他們同等的或比他們的命運更壞的正不知還有多少，因此組織這個讀書社的第一個目的，便是爲着社會上一般有志文藝而失學的青年們開一條讀書的路徑，希望校外這些青年們都來加入研究的，現在我們這種計劃已經算是實現了。我們這個讀書社的工作，第一組織小圖書館，使加入的社員，都有借閱書籍的權利；第二，每週開講演會，按期請富有文藝經驗的人演講，使加入的社員，都有親聆教益的機會；第三，出版刊物，使加入的社員，都有訓練多做文字的機會。我們以爲這件事如果認真努力下去，還不但對我們的學問很有大進步，在華僑的青年界中，裨益到亦不少，雖然亦不敢談到這是負有多大使命的話。

現在把她們的組織，略略說明如次：

⊙宗旨 在使一般不能繼續進入學校，或學校的環境不良，而有志於文藝的青年，得到研究文藝的機會。

⊙目的 發起組織這個會的雖然是黃校的學生，但很希望校外的青年朋友們同來加入研究。

㊦ 組織 本會純係從學問的探討上下工夫，故組織極為簡單；只要是同情我們，便可直接加入本會，而得身受其益。

㊦ 工作 暫分為下面三項工作：

- 一，組織小圖書館。
- 二，定期開演講會。
- 三，出版刊物。

㊦ 權利和義務 本社社員有借閱圖書，聽講演，及修改文字和發表文字的權利，但校外新進會員須納基本金一鎊，每月會費五十丁，此費為增置圖書之用。」

我們看了這個組織及緣起，當知道人味讀書社在暹羅的文化團體中是最有希望的。

關於暹羅的文化團體，我算是很簡略的說過了，我們用不着嘆泣，用不着為二百餘萬華僑嘆泣，我再續上一個尾巴，把我在暹羅寫的有關人味讀書社一文，照錄如後吧。原文如下：

『從人味讀書社所想到的話

宇宙就是一個大學，社會就是一個圖書館，好多人都是這樣的想，都是這樣的說。

學校也是這樣的，學校的課本所教的自然現象的研究的科學——自然科學與所教的社會現象的研究的科學——社會科學，無一是能離開宇宙，離開社會的，還是誰也不會以為是一個謎的。

是以一個人要研究學問不限定要跑進學校去，這道理也是明白的，也是用不着討論的。

但是，人類的行為，不是遺傳的，不是本能的，是非學習而不能的，故此人類有教育機關的組織來教育人，來訓練人學習，使人得一條學習的捷徑，這也是必須的。

不過，現在的教育機關是離開教育很遠的，猶之乎教會離開宗教的原有的理想是一樣的，所以我們在各教育機關去實地觀察的結果，便是只有教育機關的形式組織，而沒有教育實質這件東西的，充其量只有教這一回事，而沒有育和『教育』的事實的，關於這一層的話，我們的教育大家可以自己去領會，我們在此不欲多所論列。

現在我們要說的，便是關於教育中的學校教育的另一個問題，即是學生離校後不能升學而又有暇從事於學術研究的問題，並且是專談的遼京華僑學校學生們離校後的有志於學術研究的問題。

我們知道，在遼京的華僑學校的，除新民學校設有初中班，黃瓊學校設有專修班而外，開了快一年的華僑中學尚沒有成立，所以在遼京小學畢業的青年，即使能力可以在遼京升學，（遼原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但有的呢，却為環境限制不能去國內升學，又有的呢：因了經濟的壓迫，簡直不能升學。

對於這般因經濟不能升學的青年，我們應怎麼樣呢？

一向來，先生們因了自己的生活，只要盡了在學校教書的責任，對於離校的學生是視為『包子打狗』樣不去過問的，所以這些離校的，不能去國內升學，不能在本地升學的青年，便失了學習和研究學問的機會了。

對於那些能升學的，我們自然希望有中學，有專修班，有補習學校等去幫助他們，為他們離開小學後開一條出路。

然而那些離開小學不能升學者呢，他們理解了人生的過程，便是學習的過程，他們就是去作業了，他們也很願意研究學術，我們應當怎樣幫助他們呢？

說到學校方面的幫助，我們以為如像黃魂學校的人味讀書社的組織算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希望學校的先生們對於他們畢業後不能升學的學生也這樣的辦，我想這不但是對於學生個人或少數人的幫助，至少可說是對於華僑的教育有了幫助，而且為華僑教育開開了一條新的道路。

不過，我們現在的希望是像人味讀書社的類似組織，不專限於文藝的研究與學習，把研究的領域擴大一點，隨讀書社的社員的研究能力和環境而定，我想這是事實所允許的。

至於說到社會方面呢，我們希望大家至少想法籌錢來成立一個華僑圖書館，通俗教育館……等來幫助離開小學不能升學的青年，這是我們的一個最低的要求。

倘使各學校能如黃魂學校的組織讀書社，並擴大讀書的範圍，而社會方面熱心教育的人士能够創辦一華僑圖書館，通俗教育館——則我們敢相信華僑教育必有一番更新的希望，華僑文化當走上一條革新的道路，是則我們所可斷言者。』

## 遷京的書業

書業也是文化事業之一，而且我們要估計一個地方文化的程度高低爲何如，我們如能將當地的書業加以整個的調查和研究，是不難知道的。

在遷京的經營書業者，可以說都是以營利爲目的，多不知書業是負擔了傳播文化的責任的，而各書店的經理，都不知道販賣何種書籍文具的，只看一般僱客的需要而定，並且他們從不注意新到書籍的廣告的刊登的。

遷京的書店，大大小小共有十二家，現將調查所得之表錄後，請留意南洋文化事業，尤其是新書業的人注意。

### (一) 遷京書業調查表

店名	地址	經理	成立時間
新華書局	天外天街	馬俊民	四年餘
南華書局	同上	黃桂華	七年餘
明明書局	同上	呂鴻權	一年餘
中國書局	同上	陳大頭	二年餘
世界書局	同上	王維福	四年餘
文華書局	監功路	馬便如	二年餘
頤合書局	三聘街	陳頤合	二十年餘
祥興書局	同上		十九年餘
源記書局	同上		二十年餘
大東書局	同上	陳柏如	六年餘
信記書局	同上		十五年餘
泰安書局	同上		二十年餘

(二) 遷京各書局每年營業統計表

店名	新文化書	線裝書	教科書	文具	每年總數
新華書局	二二%	六%	二八%	四四%	六〇〇〇〇餘
南華書局	一二%	八%	二〇%	六〇%	五〇〇〇〇餘
明明書局	一〇%	五%	五%	八〇%	一五〇〇〇餘
中國書局	五%	一二%	五%	七八%	二〇〇〇〇餘
世界書局	一〇%	二〇%	二〇%	五〇%	五〇〇〇〇餘
文叢書局	五%	二%	三%	九〇%	一〇〇〇〇餘
聯合書局	二%	五%	三%	九〇%	一五〇〇〇餘
群興書局	二%	五%	五%	八八%	八〇〇〇〇餘
源記書局	一〇%	五%	一〇%	七五%	六〇〇〇〇餘
大東書局	三%	一〇%	一〇%	七七%	三〇〇〇〇餘
信記書局	三%	六%	五%	八六%	二〇〇〇〇餘
春安書局	五%	五%	五%	八五%	六〇〇〇〇餘

這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五月內的一個調查，就是這樣一個調查，也費了許久的功夫，這原因是各書業者不願意說他們的情形告人，而且遷京從沒有人作這樣的工作，實地的工作。此二表是由林君負責調查的，林君是遷京的一家書店雇用的一位青年店友，他算是比較明白書業是負有傳播文化責任的青年。

以外，我還要求林君作過一個書店兩月來所賣書籍類型的統計，將每日所售出去的書分類登記，但可惜我走的時候，沒有將這登記簿送來，不過，我們曾經觀察過，兩月來所賣的書，雖以教科書和文學書為多，而買書的人，多是學校的學生和商店的店員，學生買書除教本外，全是文學書，而商店店員多是社會科學

管轄。

至於遷京書店代銷國內各書店的書，以北新，開明，光華，現代，商務，中華爲多，而商務中華多是教科書，他們有的是托上海馬覺堂代辦給以酬金，有的則是在汕頭的書局購買。

在遷京最難買，而且最貴的，便是雜誌，原因便是郵費太貴的關係，所以許多定期雜誌，到了五月還不能看到一月份的都有，所以除少數長期訂閱者外，許多未長期訂閱各雜誌的讀者，是很難得到看的。並且那邊雜誌的定價，在按期到的發售價，往往是比以後零售貴一半，這算是國際上郵務的一個問題，同時也是『國際文化的傳播問題。』

至於各書局的資本和組織及對於店員的待遇，沒有作過調查，不過店員的待遇比較國內的內地書店店員待遇爲優，但是工作時間却比較長，有的竟作到十四小時。

關於遷京各書局我能說的話，暫止於此。

## 私派

我們要真真實實地了解暹羅的華僑社會，甚至於要明白華僑在暹羅社會給與暹羅人的影響和改變暹羅社會某種組織的類型，那我們是理當要知道「私派」。

私派是華僑社會的下層社會的組織的一個名稱。大約到南洋去的移民的第一個人，無論其是那一個區域的人，我們都可說是同私派有關係的，而且很可以說他也是私派的一份子。

我到暹羅之後，我同一些在南洋各埠，甚至於在美洲各地的華僑先輩接談時，使我形成了編中國的暹羅移民史的一個觀念為：「要澈底的了解私派，私派實可以寫中國的暹羅移民史的第一頁。」同時我還覺得，我們如果要討論暹羅華僑時，也得把私派拿來作為第一討論的問題。

我們知道，私派在暹羅社會中的潛勢力，是比政治的力量還來得大。

在暹羅的私派，他們雖然不能公開地活動，雖然受過政府的政治高壓，但畢竟暹政府所組織維持社會治安的什麼特別部和一切管理華僑的主要部門，都不能不利用私派的份子為其工具。

私派在暹羅各種人的生活圈中，都有他的活動，并且暹羅的華僑，無論他是經商的也好，做工也好，務農也好，從事教育的也好，甚至於你是做捐優的也好，你對於私派都與必恭必敬的，他向你有何要求，你必須應允他，否則他是可以在白晝役你，可以在夜間焚你的住居，而暹政府也不能加以制止的。

私派的首領是最有權力的。他們與中國革命黨人都很接近，對於中國的革命是盡過不少的助力，并且還有好多是革命黨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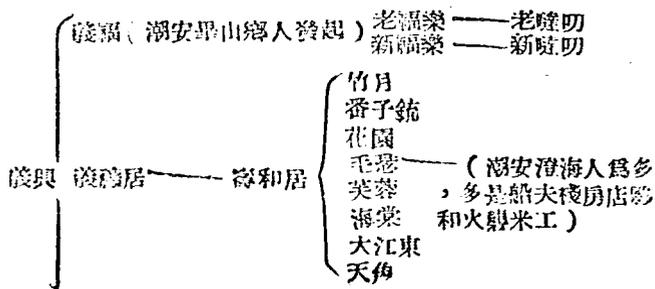
的一份子，曾經加入過興中會或同盟會的。

他們的祖宗是和中國的會黨，如經門會，三點會，以至於哥老會都是有關係的，而且他們也是由這些會黨中分化出來的，他們主要的崇拜人物，大約是洪秀全，而他們的思想，根基還是「滅清復明」的種族主義。不過，近來是已經變化了。

私派的組織和其歷史，是很秘密的，非私派的人，他們是不能告訴你，他們的行為，全是為三國，水滸的俠義忠君的思想所支配着，而且入會時也還有儀式，比如我們加入哥老會時那樣的要宣誓。

在遷徙的私派，他活動的領域，真是非常的廣闊，而其派別也是特別的多，但大部是基於地方的區分的，而其名稱也不一致，但每派必有一首領。

我在遷徙的時候，開始研究遷徙的華僑社會，曾注意到私派的攷究，然而結果是無法得着可信憑的材料，所以對於私派只能如此的說說。但在此，我可以把我一位朋友告訴關於私派的分派和化分的情形，列一個簡表於下，以供大家參攷。



萬勝（澄海潮陽人最多）

萬興（澄海潮陽人最多，多為黃包車夫）

圓牌

致遠勝（一大部份人在山巴，小部份在巴真省，係小  
限的集團）

牛頭（盜竊的集團）

除此之外，還有所謂由三點會化分的嶺山派，玉山派。

## 禁宮

記得從前讀清代野史的什麼書中，曾經講到關於皇帝與后妃等的性交事件有如下記述。

『每在晚餐的時候完了，便有宦官捧着皇宮中的三宮六院的后妃名牌，請皇帝挑選去何宮何處，與何后妃共枕同眠；直到皇帝選定後，便由選宦官通知該宮院的后妃，那該后妃必香湯沐浴以待御駕親征。

『當皇帝到了某宮院與其后妃性交之際，外面立有一宦官，手捧一簿，並時鐘一，等到時間約五分鐘後，便報一次時間到了，如是者三次，宦官即命人將后妃從房中背出，同時並問：『請』稍留不留？『如王答說』留了，該宦官必在簿上記著，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性於某宮，有受孕之證。如王答說『不留』，宦官便在后妃的某部一按，則龍精流出也。』

這是我在清代野史中所見着的皇室的性生活之一方式，而且雖屬怪誕，雖無史乘可稽，但由此總能令我們知道皇族的性生活是極其不自然，極其不自由，這是可以斷言的。

實在，君主政治，是野蠻的一種政治，在這種政治中過活的人，他們的任何生活都是野蠻的，不會有文明的。

當我到暹羅去後，聽見了國王的皇姊不能與任何人結婚，而其妹則與兄必須訂海誓山盟，成爲兄妹婚姻，我曾寫了一篇：『姊姊的青春毀滅了！』一文來留着印象外，我對於暹國皇室的性生活也特別的注意，聽聽奇異的性生活故事，而選『禁宮』便包有不少的性的故事在內，可惜我聽的不多。

『禁宮』是一個什麼所在呢？據說這是暹羅皇族中喪夫的婦

女所居之所，正等於我們貴國民間的所謂「保節堂」或「全節堂」一類的所在，只不過這「禁宮」是為皇室寡婦特設的，而是有強制性的，凡喪夫的皇族婦女，無論老少均須拘禁在裏面，宮門外有衛兵等把守，而且是與外邊不通生氣的，在宮中的婦女如欲外出，須得按照規定請假或特別假期才能外出，但出門仍是不能自由行動的。

這可見婦人的貞節帶在暹羅是如何的需要了。

可是，這樣的禁止，如何能制止，而全婦女之節呢？就這樣，發生了一次性的有趣故事了。

『據說禁宮中的婦女不知怎的竟勾引了一個男子，在宮內出入，而滿足他們的性生活，往來於可通一人的甬道，終是夜入夜出。

『但有一天，一位盜賊，發現那甬道可以混入禁宮，也從甬道爬進去，適逢那禁宮偷情人出來，狹道相逢，不知兩造竟怎的沒有了活命而死於甬道了，在宮內宮外的人都無從知悉。

『後來這兩人的屍體腐化，而且生了蛆虫，臭得不可聞，為禁宮中人查覺，才將甬道掘看，發見有兩個男屍死於甬道中。』

此事發生後，不但震動了禁宮和暹國皇室，而且還震動了京畿，暹皇當時以為這是皇室一件最不名譽的事，便將禁宮中的婦女一個一個的用慘酷的肉刑來拷打審問，在內中有一個婦人知事無法，而且會弄得全禁宮的婦女大受慘刑，她便挺身而出而供認，她如何勾引入禁宮以後又怎樣怎樣。

暹皇得了這個招供後，才將全禁宮的婦女釋回，而將這招供的婦女用零碎割割的肉刑處死。

這事便如此的告了一個終結。

但現今禁宮能否保證無有這勾引的事件發生，還是暹王不能說的。

所以我每過禁宮的時候，總要起「願世世勿生帝王家！」的感念。

唉！禁宮，人間的地獄，婦女的活埋所！

## 茶妓

關於婦女的生活，實在令人憶着發鼻哩！尤其是她們中的操皮肉生涯者。

在充滿口仁義道德，一肚皮男盜女娼者充塞的社會中，在性的市場內，完全為婦女這個性商品所佔滿了，男性僅佔小小的一隅。

本來在這商品的時代，那一個人不是商品呢？而婦女一面是經濟的貨物，一面却又是性的商品，所以她們的商品形態簡直是雙重的。

我並不願意把人生商品化，我並不願意說婦女是具有商品的雙重性的，不過，事實却如此的擺在大家的面前，即使我們諱言不提，但那事實終不能塗抹的，終如白紙上留下了黑筆的字跡一樣。

對於這具有雙重性的商品，——婦女，特別可以說是文明的婦女，甚至於可以說『摩登姑娘』都是哩！只不過有顯明的與不顯明的之別或程度之差而已。

早先我去到廣州的時候，見着廣州永漢路一帶的盲妹，聞知她們也是性的市場中之性商品，也是操皮肉生涯者，竟以為人間的性生活有如此的畸形，甚為驚訝，但後來將現代的這個私人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一分析，才知由來有故的，而且感到廣東的娼妓花色之多，也是勢所必然的。

但盲妹這種婦女為娼，總不能不說是罕有的吧（！）

我還一次跑到暹羅來，在暹華力路一帶和天天天欄轉角那一條靠近葛越馬路的一條小街上全是見着些操皮肉生涯的婦女住在

那兒，我當時竟把那一條稱認爲是「妓窟」，而且特別認爲那是暹羅華僑社會的性的市場區域，雖然我不知道暹羅還有無其他的性市場與否。

當我每晚開步行觀看暹羅夜景的時候，經過暹華力路的那條小街的時候，總可以聽着響亮不斷的一種廣州音：

「飲茶……飲茶……飲茶！」

每次聽着的時候，我都停留在那兒打量她們一會，從她們那妖嬈姿笑，形體中所告訴我的，只是都市文明的破產，都市社會的罪惡與女性在社會地位淪落後的一幅悲慘影片，我不知道這就是工業社會文明中的婦女的真面目！

除此而外，我每次經過該都這樣的想，她們操這種「淫業」又何必用那種「飲茶」的暗語來叫嫖客呢？何不就公開的叫嫖客作性的交易呢？又何以不如一般娼妓那樣呢？後來得知了她們在妓女的分類中，她們是被列入「茶妓」這一類的，所謂茶妓者，便是陪伴吃茶的而是不能即舉行性的交易的，要同茶妓發生性的交易，須得候伊過了茶妓時間後由午後七時至十二時方能舉行，但如果與茶妓舉行性交易者，能先出資以抵償茶妓時間所賺得的「大來」，也可以獨佔的，也可以發生性交易的。

在暹羅業茶妓的婦女，可說全係廣州人，人數約有一百餘個（？）她們都是在鴉片的管理之下，多是買贖來的。

寫完了這一類娼妓的印象，使我憶着前兩月看審見開封的娼妓有帶衣性交與脫衣性交的給價新開，我真覺得人類的行爲，完全可隨着社會的進展與變化哩！

現在回想再聽不見「飲茶」的聲音，跑到相反的世界的一角來過活，對於暹羅的茶妓沒有一點兒紀念品，我只好把當時見伊

們的姿態和聽伊們當我過時叫「飲茶」的一個回聲：廢除性的市場廢文，錄在這兒作一個見伊們後永不相見的紀念。原文如下：

「在人類社會中，的的確確是有兩種市場。一種是名爲經濟市場，一種是名爲性的市場。在這兩類市場中，都可以買到人類所需要的物品。在經濟的市場中，我們可以買到滿意的，維持人類生活的食品 and 一切有關係於食的用品等；在性的市場中呢，我們却買不到滿意的，無關於性生活的物品了。

「實在的，我們在經濟的市場中所買得的物品，如果我們把細一點，定可以取得好的食品，用品，即使不小心，買到了壞的，最多不過是浪費『幾個大來』而已，對於人的身體，對於社會的經濟，並不會發生什麼影響。可是，在性的市場呢，却是相反的。無論我們在性的市場如何把經濟擇性的物品，但總是不能買到好的。總是『人說千金能買笑，我却買得淚痕來。』不是買得魚口，便是買得梅毒，不是買得白濁，就是買得淋症。結果，天天纏不開六〇六和九一四兩位先生，對於社會經濟呢，因了自已得了遺傳的病，不能爲社會增加財富，只成爲社會中的一個消費者，因而影響於社會的經濟。

「所以在人類市場中的市場，性的市場簡直等於人體中的盲腸，是無益而有害的，是應當廢除性。

「但是，現代研究市政的專家和都市的改革大家却只注意修馬路，建築公廁增加交通的工具，改良市區的建築和住民的住宅等，其不曾注意到性的市場的廢除。好像每一處都市中如果把性的市場廢除了，性的微菌在都市中絕了跡是或少了都市文明，是減少了他們都市新編的主要的一章，而且還以爲有這大人們的聖旨。

『所以在任何的都市中，總有性的市場這個建築物。』

『在那兒的女人，是公開的出售伊們的肉，伊們也如菜場的屠父出售豬肉一樣招來買主，而買主也是擇肥而購的，並且也是論貨，盡量而給以一定的價錢。』

『性的市場中的女人的面孔，身材和性器官等也是和菜場中的屠父所賣的肉之新鮮，肥瘦適宜等一樣的。總而言之，經濟市場的物品與性市場中的女人，都同一是商品。』

『我們想到這些情況，我們不願意多說什麼，我們只向大家提出這件事：』

『廢除性的市場。』

## 黃包車

菲律濱各島，有一事最合人道主義者，則不見人力車之蹤跡也。聞父老云，數年前亦曾散見於各處，有一西人，以牽柄擊車夫，踢傷兩腳，血流淋漓，全車車夫，因此罷工，預約不更作此牛馬生涯，人謂非人強結力之堅固，予曰：此則與生活程度，大有關係耳。

### ——旅行菲律濱見聞錄。

菲律濱，我是沒有到過的，不知該島究有無人力車？但我想旅行菲律濱見聞的作者，絕不會作人道主義者自由意志之論調。是以，我認爲菲律濱各島又缺少了現有的一種都市文明，而且我也感到菲律濱人力車夫的改變生活之道是那樣的容易，他們又是那樣的有齊一性，真令我明白菲島中少了一種人間獸了，那是多麼的值得慶賀的事件呵！

菲律濱是沒有人力車夫，人力車夫是絕跡了，這實是非島在人類史中的一頁光榮史。然而以無人力車的非島，比較暹羅的曼谷的遍佈人力車，那委實令人要生相異之感哩，尤其要使人感到中國的僑胞，在內地爲了生活而跑到異國去作牛馬的悲痛了。

在曼谷的人力車夫，可以說全是中國的僑胞，而沒有別國的人。並且人力車夫，多爲潮陽人。他們在那紅燭一般的馬路上奔馳，由日繼夜，由夜至晨繼續駛人，賺得的一錢，（暹幣名）除了納車捐等外，實在也只得他們的低度生活之維生哩！

在曼谷的人力車，仍是一個人拉，但坐的人，總是兩個。那車的形式，是和我們普通一個人拉的也差不多，只不過坐人的地位要寬大一號，因而車身和車輪等略增大一倍，與普通一個人拉

的車在一塊兒排列行走時，則那一個人坐的車是更形其小了。

在暹羅坐車的人，多是坐那兩個人乘坐的乎車。就是一個人坐車時，也常是坐那可容兩個人坐的車，而少坐僅容一個人坐的車的。聽說這原因是：A，容納個人坐的車很少，兩個人坐的車是最多，B，因為天氣太熱了，車身大一點便於透空氣。

因為一乘車是可以容兩人坐，同時暹羅並沒有中國內地的「一面提倡自由戀愛，一面反對社交公開。」的性矛盾現象，而且兩性社交是極其自由的，又沒有中國那「上床夫妻，下床君子。」的性倫理，所以我們在曼谷道上，是常常看見男女倆坐在一乘黃包車上，情意綿綿的喁喁相語，甚至於互相接吻，尤其是入夜的時候，更是有那麼樣的活動電影，有聲電影在你眼前一瞥的「浮光掠過」，在暹羅兩性方面是這麼樣自然，就是那些倫常觀念最重的華僑，也司空見慣，不啻一回什麼事。並不以為還是有傷風化的惡習，而加以不好的非議的。

雖然這是暹羅黃包車上的騎史，雖然是值得在房中私自言情而不能暢談的我們心向往之，但那作人間豎的車夫，却在相形之下，未免是太煞風景了。假如他受了里比度的左右，而不在「食」的支配下，他想到他聽不完的舊史情語，再想到他的孤獨與乎無人伴的愛妻，那是怎樣的愁苦呢？又假如他想到非鳥的人力車夫苦絕跡起因而回想到自己常受奴僕者拳打腳踢的情形，那又是怎樣的悲哀呢？

唉……都市文明所產生的一種惡果——人間獄，尤其是那一個人欺兩個人的人間獄，那又是如何的文明呵？！

## 唐人

魏鏡澄先生在南洋回人「不吃燻肉」的故事中的文內曾講到關於「唐人」這個命名的由來，他說：

「華僑有許多把西遊記讀得爛熟在胸，硬派華僑為唐僧的子孫……理由是：華僑在南洋，都是自稱為『唐人』，就是因為都是唐僧的子孫呀！」

魏鏡澄先生在百年來中華民族之海外發展一文中，也有講到關於中國人在南洋各地命名為「唐人」的說話。他謂：「中國人之在南洋者，初無專門名稱，自唐以來，始有『唐人』之稱，最盛行於明清二代。清末，因革命運動，『中華』二字，始注入僑民之腦中，有中華會館，中華學堂之建設，乃發生『華僑』之名稱，而唐人之呼，迄今尚有存者。」

照上面的解說，華僑之被稱為唐人，其由來是很久的了，我們現在可以不去管它。

不過，中國的國粹影片如哪吒鬧海之類，在華僑社會中頗受歡迎，這也許可作「唐人」的一個側面的解釋吧？這也許可作魏先生華僑熟讀西遊記的一個自稱「唐人」的……旁證吧？

在暹羅的華僑，也是統稱為「唐人」的。但暹羅的「唐人」確是有下列的分別：

A新唐 這是剛從國內到暹羅去的人，還未取得「移民（？）」與乎在暹羅內地未住幾久的人的名稱，還好似我國的新郎和新婦那樣的意義。

B舊唐 這是到暹羅移住有歷史的一種華僑，他們對於暹羅有相當了解，而且移民資格似乎也不生問題的一種人。

○土生子 這是指在暹羅生長的家僑，無論他的父母親都是中國人也好，或者他的母親是暹羅人，他的父親是中國人也好，統稱為土生子，而且是暹羅國的移民法律中規定認為暹羅國民的。現在聽說這土生子是分為兩派：

- 一、愛國派 這派可說是還未忘掉祖國，時時以祖國為念，反對暹羅政府的一切不平等的待遇，尤其是對華僑的苛罰。
- 二、親暹派 這派可說是沒有祖國觀念的，他們為暹羅政府所僱傭着，專門來防止華僑的背叛，而擁護暹皇的。移民局，特別部以及華僑學校任用的校長等，多是這一派人。

——這愛國派與親暹派常是水火不相容的，兩派都有暹文報和華文報作文字爭鬥工具的，不過在事實上少有短兵相見過。

故此，在暹羅的華僑，雖統名為唐人，實際上，却有不少的已經變成為暹羅人了，他們已經不成為『唐儉的子孫』，而稱為暹羅的子孫，他們完全是暹皇的警衛軍，是暹政府虐待僑民的刀槍！

## 慢

慢，是暹羅社會的一種服裝。有人說，這慢的名稱，在暹羅的名字，呼爲「巴倫。」

在暹羅的男女，有不差異者，即夢上或者裹上這慢。

慢的形式，是各不相同的，大概據我在京畿一帶所見的有兩種。一種是普通的男女或者「唐人」穿的，那便如我們貴國女同胞穿的綉綉一個長桶形象，能說是在家中的男女常着的，便於「沖涼」；另外的一種，便是男女們和僧侶們所纏的，其形式便是二三碼長的一幅布，男女們多半是自腰部裹至股部，而僧侶們全是自臀部裹至下面的股部。據說在男子們裹着這樣的慢或者巴倫，如果不是公務人員，是不許出戶在街外中行走的，婦女和僧侶們，可以自由的纏着在屋內，在街中來往，沒有什麼限制。

中國華僑在暹羅住久一點的人，無論男女，都高興着這樣的服裝，而且他們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備有一條慢，他們多半是在沖涼前後用的，彷彿像我們的一些人備着浴衣那樣。

據說，以前暹羅人所有的做慢的材料，多是專用國內手工業所織的棉織品，但近因印日英輸入不少的綢類和洋貨等，他們作慢的材料，除貧民外，多不用國內的棉織品，而改用綢類和洋貨了。

至於材料的色澤等是沒有一定的，但就我所見僧侶們所纏的而言，則盡是黃色，我曾以此事詢問過朋友，何以暹羅的僧侶們在四五月通着黃色呢？他們沒有答我，至於過了四五月後，這再改變什麼顏色不，我却忘記了問，這實在是我的粗心！我希望有別的人留意。

我在這兒還帶的說一說暹羅人的服裝，據觀察的結果是，除一般人着巴倫外，凡在暹羅政府中的辦事者，都隨其服務機關之性質而着有一種有如我們的學生制服與世界海軍所穿的制服。另外，貴族和有產業者，無論男女也有着西裝的，而不着襪的。我國在那邊僑居者，女子也仍有着中國服裝的，男子們多着廣州人穿的對巾大褂，無論男女，多不着襪，而且還是不多着鞋的，只拖着木屐兒，就是出僑，甚至於走入家，也是這樣哩！

## 冲涼

「冲涼」在中國南部，尚含有我們一般人所說的「洗澡」或「浴身」的意義。然而在暹羅呢，據我的觀察與事實的告訴，這「冲涼」的意義，是差不多沒有「洗澡」或「浴身」的意義，而只具有「療疾」與「治病」的意義了。

聽說初到暹羅去的人或者在那兒住了頗久的人，當精神疲憊或似染瘧熱時，大家總說：「你冲涼去，包你冲涼後會好的，而且是一定有效的。」

當我初到那邊的時候，除早晚冲涼一次外，我因為穿得如紳士樣的服裝，着在中午時，定要冲涼一次，實不勝其麻煩，而工作的時間也感覺不夠，所以自己總是硬着不冲涼的，然而頭的昏疼使我熬不過，後來為採納朋友們的勸告，竟脫去紳士的服裝，而如他們一樣的拖着拖鞋，不穿襪履，衣襟也捨穿樹易脫下的，爾後每到中午必冲涼一次。此後，不但頭減去昏疼之苦，並且作事的疲乏也驅除了。

當時我會這樣的想過，據分析化學告訴我們，水是氫二氧一的化合物，為什麼暹羅的水可以療治人的頭昏及驅除人的疲乏，而別地的氫二氧一化合物的水沒有這些能力呢？我甚希望化學家們取暹羅湄江河等處的水來化驗一下。如果不是水的關係而是其他的關係，對於醫學是不無幫助的。

我在暹羅是住在曼谷，初去是住在一間梅縣人開的旅社，冲涼當然是在旅社的。旅社中的冲涼雖然不是如日本的洗浴池男女赤裸裸的在一道，但是男女是不分的，總是在一間屋內，而且用同一的工具，并不如我們國內男女洗浴不可以公用一個盆盥的忌

讓。但當時我還以為是旅社設備不完善才是這樣而以為住家人的地方是不同的。

我在旅店住了一月，一方面棲身工作地太遠，一方面住在旅館裏時有特別部的惡犬來在的麻煩和旅店的騷雜的不安，就移住到工作地的對面一家糧食店主人的樓上了。

糧食店的主人有兩對夫婦，一對是老年的，一對是少年的，另外還有一個年方二八的待字女孩，他們是有血族關係的。我搬住那兒後，因為覺得中國人的倫常觀念和禮教思想是非常深厚的，自己是特別謹慎，深怕行為與禮教有矛盾而發生一則新聞。

故我當初「沖涼」是到報館去。但因為報館人多，沖涼常要等待，自己頗覺得反不如住旅社的好。

房主人有一天告訴我，用潮州話同我說；要我沖涼就在他們的屋中所設的浴室，但我想到潮州的禮教觀念，自己是有點兒畏懼的，因為我在潮州是住過好久，略知一二。

當我第一次進到房主人的浴室時，使我與在旅店發生不同的驚異，便是那女人們的馬夾，甚至於褲也是掛在內邊的，並不以為污穢，而覺得有損男人們的尊嚴的。我在那個時候，感到了「性的神聖」和「性的不潔」等觀念，真覺得中國人蔑視女性的「國故」為不可解。我甚希望將月經帶在床側等地陰乾的中國婦女，到這國度去住上幾年、解除一些束縛。

還有關於「沖涼」的話，便是聽說在以前，每個人必須到河中去洗，而且總要洗半盞鐘或一點鐘才可以的，但現在可以不如此了，地點可以改在家中或家的鄰近地，而時間也可以不用那麼長了。

并且男女洗時都圍着一幅布作的幔，男子可以在人羣中站立

寒冲凉，冲凉时係用一盛水的洋瓷之瓶作成的瓢，向公共浴池盛水從頭上淋下，女人們從旁邊經過也不以為這是男人的無恥，大家並不以為男人們當眾洗身是得了『色情狂』的病的。

## 土蓮

記得中國的某文學家到南洋遊後，曾經如此地慨嘆：「南洋是無花的世界，有的，只是臭的菓子」。文學家是花的伴侶，有這樣的感慨，自然是他們的「風花雪月」的唯美文學論，不過，從事實告訴我，南洋並不是無花的世界，但臭的菓却是很多的。

當我第一次被朋友請我吃土蓮冰淇淋，我不知道土蓮是一箇什麼菓子，以為不過是香蕉之類東西，所以我向朋友說：我在此間，完全是生活上的嬰孩，一切聽憑你叫吧。朋友吩咐店夥去拿土蓮冰淇淋了，他開始向我說：

土蓮是暹羅特產，是一種珍貴的菓品，收入菲薄還吃不起她哩。這個菓品是好吃不過的，吃到胃中是有說不出的舒適，只不過有一點，就是太臭了，初聞着那氣味時是不敢吃的，但是吃後却異常想吃，真有如吃鴉片的人，吃上了癮後就捨不得離開燈盤哩；不要嫌她臭而不可聞，拋去了這樣好吃的菓味。

土蓮冰淇淋是由店夥端了來，我的朋友張着口大吃，吃得有味極了，好像發了癮癮的人睡在煙袋子上去吃煙時香雲吐霧的模樣。我呢，還是不敢吃，後來爲朋友倔強，而且去試證朋友的說話，我是想試菓子的吃了點，吃後果然舒爽，而那臭氣彷彿如阿木利亞一樣的散在天空中滑去了。

但是，我吃過了一次後，雖然感到舒爽，終於因土蓮的臭味難聞和價貴沒有吃第二次。

一天，我同一位朋友到曼谷的暹羅水菓市場去，見着很多土蓮，色類大黃一般的黃而臭還過大，在地的表皮却是青綠色，並且類似紙繸的表皮，每個竟有幾斤重的，在那兒有不少的暹羅

豪商大賈，貴族王公買此菜餚吃，我呢，却掩鼻而過，並催促朋友離開此水菓場。

離開以後，走到寬廣的馬路上，自己猶覺那臭氣還薰染着未去。但同時我想到某一個地方的人要生活在某一個地方，必定對於某一個地方的生產狀況相適應才行，否則，只憑自己的意欲，是會受「自然淘汰」的，在這樣的情況中，「自然淘汰律」是適應的。

聽說土澆的學名叫做：「榴澆。」

## 水上商人

當你初次到曼谷，船還在曼谷溪中航行時，那你可以看見在水上行走的一葉扁舟，舟中是滿載着一些日常的用品或食物之類的東西，舟後立着一個用雙手搖槳類似船夫的商人；便是我這兒所謂的水上商人。

水上商人的經商是與陸地商人不同的。第一的不同，便是要兼作船夫；第二的不同，便是要對於沿河的僱主的消費等情況及航行的區域要明白。

聽說水上商人們，多居是沒有資本營商的，他們向商店取售貨物時，全憑他們的信用。他們在一家商店購了第一批貨物後，即將獲得的錢償清前賬，才取第二批貨物去賣。不過，這些水上商人們，沒有固定資本，是免不了墮於拖欠，無力付給的倒賬情景中。因此，曼谷的許多商家在一九三〇年（？）受了水上商人倒賬的影響，便共同商決除去與水上商人的辦法，大約是買貨時要先付若干貨金方能發貨。這舉一來，水上商人竟形成了罷業的現象，而曼谷商家的貨竟減少了銷路。結果來，水上商人還是獲得勝利。不過，賣貨物給水上商人的店家，得了這一次教訓後，比較先前放賬要謹慎得多，同時對於這路商人多抱強硬政策了，尤其在金貴銀賤的一九三一年。

據說，水上商人每年的營業數目是頗不少，大約佔各個商店的營業數目為百分之四十或五十。商人們每屆「比期」或「官期」的時候，如果放與水上商人之債不能收到，他們若是不能在銀錢與同業方面有十足的信用，那是會閉門的。

由此我們對於暹羅的商家，知道衆多的購買者與他們沒有直

接關係，同時暹羅的商業的繁榮發展，商家是沒有權而必取決於這轉運公司——水上商人們的。但這些商人們是遠未具有發展商業之企圖，只不過居間取利以維生活罷了。

是以，我留在曼谷的時候，會感到人民受重負的剝削，不但會影響於該地商業的發展，而且還會阻礙該地生產事業之進步哩。

我以為暹羅的農業之不能發展在此，工業之不能進步亦在此。

是以我感到要把暹羅社會推進一步，就是要先將這商業制度根本廢除，同時以經濟的合作制度來替代。

還是我當時的感想。現在這感想對於我還是保留很深的印象，我希望暹羅的社會工作者注意！

## 生產時

在婦女生產時，除我從母親的子宮內鑽到地上來那一次外，直到現在活了二十餘年還沒有躬逢其盛，把細地參觀過哩。

雖然我的大嫂生Y姪時，我曾偷偷看過，但畢竟如帶上了眼鏡間隔着一層板壁，到底不是直接的。

我常常想到一個人對於他或她的來路及來路中的經過，須得知道。不然，人是神造的意識會支配着彼的人類由來觀的，而宗教的勢力更會深植於人類的腦髓不能除去的。

所以我感覺得自己對於這方面智識的貧因為憾。同時在G生產時，我希望能可寬增的學習一次，但後來畢竟沒有得到機會。

到曼谷不久，正僑同事陳的媳，剛要分娩的時候，我很希望他能允許我參觀他的媳生產。不過，陳是打破了習慣禮俗的青年，他的媳與乎鄰舍們能不能許可我還陌生的男人去參觀，畢竟是有問題的。想到此，我悔恨我沒有學得產科醫師的技能。

有一天，我同陳逛馬路時，我詢問了她的生產期，同時我並想探聽他能否允許我參觀她的生產，我的話還未講完，陳君却告訴我：

「就是婦人剛要分娩的前一時刻，房中必定要燒火，而且用火來促進孕婦生產孩子早降的速率，俾使孩子早一點出來。」陳的話說到此，我便用滑稽的口吻說：

「這真是人工生殖法！好比我們促進植物生長時的加熱一樣，哈哈！但是像暹羅這樣炎熱的地方，已經是够熱的了，孕婦和孩子怎麼受得住？」

我說完了這話，敬待陳的答覆。

『不會的，好像習慣一般的。』隨順着我的問話這樣解釋。  
『不過，現在是可以不用火了』。

陳講到這兒，停止了說話，我急促地問他：

『中國婦女到這邊生產時也是一樣麼？這樁是不是緣於風俗和迷信（？）』

『是的，早先也是如此的，近來才改變了，是否緣於什麼風俗和迷信，那到還沒有人說過，據一般人談，大約是因為這邊氣候過熱的關係？』

『那末，不是以毒攻毒嗎？』

說到此，我們大家都笑了，同時並可憐我們科學智識的缺乏，連這樣的事也不能解釋清楚，自然，神學便從此地抬起頭來而宣稱是『神的意志』了。

當時我們的結論是：希望生理學者，醫學者及氣候專家為我們解答在暹羅的婦女，何以在先生產孩子時須要燒火，而現在竟不燒火呢，這究竟什麼緣故？

## 第八郵局

拉布遜教授 (Rapson) 會說：「這種階級（指印度的婆羅門，刹帝利，毗舍，首陀羅四姓的四種階級）在吠陀時代的早期，還沒有發生，但考之晚期的讚歌，這種階級的話已在那裏出現，所以大約是從北方的中亞細亞，越過山脈，侵入北印度的優秀的白人種阿利安族，逐漸和原住民的黑人種接觸，憎惡其肌色之黑，無論如何不把那種不像人的生物，當作人看待，侮視之，嫌惡之，遂將那種人和自己們的階級分開了」。

照拉氏的說法，則階級的造成，不僅經濟是主因，種族也是主因了。

不過，拉氏的這種階級由來的種族說，是說不通的，畢竟是誤解了事實。

誰也知道，民族的移徙，民族與民族間的爭鬥，其主要的原由，確實是經濟，而不是『種族的差異』，我想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暹羅居住的華僑，我們如果從拉氏的意見去看，我們如果隨便檢舉一件社會事實來說，便自自然然地會得到『種族決定一切』的結論是錯誤的。

但是，我們假使注意某件社會事實的科學性，尋出那事實的體系，則我們對於『種族決定一切』之說當否認其為真理。

比如在暹羅的華僑吧，他們在暹羅的社會地位，好的不過是與暹羅的庶人階級相等罷了，並且有許多地方還得不到平等的待遇，而要飽受移民的種種虐待的。但是，在暹羅華僑的社會地位雖然如此，却還享受有許多特別的優待。這兒所標題寫的第八郵

局即是一例。

華僑旅暹的人口是頗不少的，然而其中的份子，苦力實佔百分之八以上。因此，他們智識的貧困是不言可知的，然而他們在國外去討生活，不是與『祖國』斷絕了關係，便如高山滾石頭樣的永不同還，所以他們雖然爲了日常生活，在異國的高壓政策之下作苦力，他們對於故國的親友仍是念念不忘的，那怕他們是文盲，在有一些時候，是要情人爲他們修書寄親友的。

所以在暹羅政府，爲便利華僑的寄信，與乎藉遣送華僑之力去引誘他的同伴來暹作苦力起見，特別在暹華力路設一第八郵局，專辦理中國僑民的信件事務，這麼一來，僑居暹羅的華工們在書信自由方面是減少了一層障礙，不似僑居歐美國度的人民，非學幾個簡陋文字不可，這總算是苦力們的『苦力』所爭得的一點自由。

## 特別部

在上海住過的人，當可知道租界內巡捕房的威嚴不可侵犯，如果你是一個胃失鬼，懷着反對帝國主義的理念想在租界內有所活動，企圖取消不平等條約，那末，你是會被捉進監獄去，取消你的行動，言論自由權的。

暹羅對於華僑底一切行動是採取絕對的監視主義，不允許你在他國境內有任何越軌的言論與行動的，他們監視與裁判華僑言論，行動的組織機器，名曰『特別部。』

特別部內的最高官員自然是暹人充任，但對於華僑言論，行動的監視與裁判，完全是中國人。這些中國人，便是我們上海青幫紅幫那一類的朋友，他們在暹羅的組織名稱是呼之爲私派。

如果移住在暹羅的華僑稍有違反暹國的法律行動，那特別部中的華人是會雷厲風行地把你捉去，予以毒打苛罰的。就是你不曾觸犯暹羅國的法律，你如果得罪於特別部的華人暨其親友，或者他們高興與你爲難，亦可利用特別部的權力將你抓到特別部內去處罰你的。

所以在暹羅居住的華僑，無論其爲智識份子也好，工商業勞動者也好，拉車的苦力也好，對於特別部的華人是敬畏之如神鬼一樣的，而且對於這些『高等華人』還時時饒以金錢禮物免受他們的播害。

至於初到暹羅國的『新廣』，如果你是智識份子，特別部是特別會派兩個至四個以上的『高等華人』來跟隨着你的，監視你的一切行動的，而且常在你的住宅裏來搜查，在馬路上向你下警告的。

記得我剛到暹羅曼谷的時候，正是南國的夏天，上岸前因為是裝着書店的夥友，未設移民局，衛生局，水上公安局的檢查員知道我是去作新聞記者的，所以是偷偷地登了岸。但到岸之後，因為常常去報館工作，他們查覺了，便派人跟着我，而且每隔三天必到我的旅店中來查這在那。我因為不能說潮州語與潮州英語，幾乎被請到特別部去坐衛生室。所以在經過第一次的檢查後，我便向報社的社長談，並請他想一個應付的方法，結果是由他一向特別部疏通，一面他來旅舍伴着我住，才安全無事。

所以當我離開曼谷之後，我仍記憶得起特別部這個虐待華僑的機關。

## 暹羅的婚俗

據生物學者的研究，近親結婚，對於第二代是會發生不良的影響，而且是不合於醫學的，所以一般人都反對血緣婚姻，力主雜婚。

『同姓不婚，屬禮則然。』這是我們中國民間常流行的口語，而且亦是我們結婚的禁律，如果有人大膽不諱，公然與同姓結婚，那是必定要受社會人士的譴責，而且不能立足於社會。

中國對於血緣婚姻的態度，雖然是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但在他的鄰國却不這麼樣地認真，而且在中國社會中的表兄妹的通婚，小叔承嫂，兩兄弟共娶一妻的事實，却四處存在着。

暹羅民間的婚姻習俗與我們嶺東一帶的潮州人差不多，不過是要較為自由些而已。在農忙時，兩性在工作之後，互相唱賀歌曲，如彼此愛悅了，便可以馬上發生性的關係，馬上成爲臨時夫妻。但在皇族方面則反是，並且還有多少的制。

我們大家知道暹羅的皇族結婚，作了國王之後，一定是要同他的妹妹結婚，選他的妹妹作皇后的，然而大家却不知道國王的姊妹是怎樣地度過她一生的性生活。

『姊妹的青春毀壞了！』

這是對於暹羅國王的姊妹的性生活的——句確妙確肯的素描。據說暹羅國王的姊妹是永遠不嫁的，她在弟弟作了國王之後，即作一世的處女，永不與別人發生性關係的。

這是爲了什麼呢？

許多人都是如此說：『國王是一國之王，國王的姊妹在一國中是比國王還要尊貴，找不出一個人作相當的配偶，無論在皇族

和民族間的社會中。」

此說是否可信，現不敢武斷。但是暹羅國王的姊姊是永遠地毀滅了青春，做一世的處女的事實，却是千真萬確的；雖然她或者爲了性的要求而私自偷漢，享受青春的錯福，破壞處女的貞操，那是又當別論的。

當我知道了暹羅國王的姊姊永不嫁人這新聞後，對於做國王的妹妹是十分欣羨的，竟想到了『妹妹，我愛你。』的歌曲是有彼的來頭的，同時，竟爲做暹羅國王的姊姊一哭而叫出：『做姊姊的人，願永遠不生於暹國皇族家裏！』

關於暹羅皇族的婚姻情況，也許給我們貴國的禮教先生看了會說出：『哥哥同妹妹結婚，姊姊永不嫁人，那是『現眼現報。』或『活該。』』

然而在我呢，對於暹皇族的婚姻習俗却感到是由於封建思想的作怪，貴族政治的流毒。如果不是這樣，生長於民間的姊姊，他也應當毀滅他的青春的。

所以在今天來寫此類文時，我是要代表暹羅國王的姊姊們說貴族政治早日衰落。

## 遷羅的婦女

記得我留住韓江邊上的那年那月，榮任某兩級中校訓育主任之時，曾聽着一位當地的朋友向我說及潮安的女子願嫁人作妾，不願嫁與人作老婆的談話如下：

「潮安的女子，在嫁之前，他們的父母對於女婿的選擇是：有財產而能在社會上有地位者為最合格；其次便是有財產，或有社會地位者。如果既無財產而又無地位之人，他們是不願意將女兒嫁給他的，所以像這樣的男人，想要討一個妻子是比登天還難。」

「潮安人高興將女兒嫁與人做妾的心理，主要是怕女兒一生受了凍餒，因為他們相信能夠娶妾的人，不是擁有巨資，便是在社會中有地位的人；像這樣的人家是不會凍死餓死他的女兒的，而且還可以靠坊養老的。」

關於這樣的談話，說不定潮安人見着了，又會鬧出了「閑話揚州」的事件也說不一定的；但是我們相信對於潮安的女子並未含有侮辱意味的心理，而且也不是說潮安的婦女都是如此，只不過是說有過這樣的事實而已。

當我初到遷羅去的時候，眼見遷羅的民間社會底習俗，多與潮州人的差不多，甚至可說是完全潮州化了。因此，我便留意到遷羅的婦女是否願意嫁與人做小老婆的事實。結果雖未得到那樣的答案，可是却得到另一答案了。

這答案是什麼呢？

便是遷羅的婦女都願嫁與華僑，而不願嫁與本國人，尤其是民間的婦女。

她們願意嫁與異邦人的普通心理，雖說是：對於華僑的刻苦，忍耐的德行，奮發有為的精神之敬佩，但她們認定能結婚的華僑雖未腰纏萬貫，但是總能獨立生活，而且可以供給她的衣食住。

所以在暹羅的華僑，到那邊後，娶妻成家者是頗不乏人的。

聽說暹羅婦女願嫁與華僑作妻的行爲，暹羅皇族是很憂慮的，因為，怕他們的種族被中國民族所同化，曾思有以制止之法，但暹羅民間社會的勢力，尤其是關於經濟的勢力，全操在華僑的手中，暹羅皇族亦無可如何，只好在華僑的第二代上面做工夫，認爲第二代即是暹羅國的國民，并強迫入暹羅國籍，同時利用華僑的親暹派及暹羅的教育來同化他們去趨們。

因此，常逼許多『愛護祖國』的華僑，爲了反抗暹羅國家對華僑的虐待與壓迫而離開暹羅，並造成拋妻離子，棄家庭於不顧的悲慘事實。但暹羅婦女，却不因丈夫的拋棄而生憎恨華僑之念，這可說是暹羅婦女的偉大處。

## 擱世淺

人在旅程中，總是希望早達目的地。這種行爲，許是旅行者所不能免的吧？

從油頭開輪後，行了整整七天，除船中景物外，只是白茫茫一片汪洋大海，除旅伴或同行者外，簡直找不着第二個人，置身在那條單調旅程中，希望早日到達目的地，那是不言而喻的呵！

遠遠地見着孤舟在水面上浮動，隱隱約約地見着兩岸的屋宇和幾一撥大的行人蠕動，大家都慶幸着快抵暹京了。尤其是像我這初次踏上旅途的途程者，更是歡喜的了不得。

船行速率更加遲緩了，兩岸的屋舍和行人呈現在眼前了，往來不絕的水上商人所駛的舟也向我們船包圍着，不由得大家齊聲叫出：『到了！』。

果然，船拋了錨，停了輪。

『到了曼谷嗎？』我很急切地問同行者。

『沒有，還有三十里呢。』同行者若無事地說。

『還是什麼地方？爲什麼要停輪？』我問，用着失望的語調。

。

『這是擱世淺，在此要停半天輪，明天才能到曼谷哩。』

我是很失望地聽着，不知這又是什麼鬼把戲，爲什麼在此要停半天輪，把行客留在船中多受半天活罪。

後來才聽說是，因爲再向前走，河面是太窄了，所有載來的貨，須在擱世淺起卸，非起卸後不能入口，於是我才安然地放心等到翌晨開輪。

在這遲遲的停輪的半天中，使我對擱世淺留下很深地印象。

因為緬世淺是如此樣的地方，後來黃魂學校的同學旅行該地時，我曾請亦鍾兄將緬世淺社會舉行概況調查，調查稿是登在晨鐘日報黃魂版刊上過的；後來我又在進難友民中學的一位朋友中得到了緬世淺的寫生圖一張，現存箱中。

離開曼谷時，船行至緬世淺，又停了整天的輪，在那兒是載運行銷各地的『白米』，當時我想着各地買暹羅米吃的人，不但是不知道『粉粉皆辛苦』，就是船中旅客在緬世淺停留一天於旅途苦況也是不曉得的。當我想到去上海的幾次，正是五點鐘左右，本可以到達目的地的，但因了不能入口，竟停泊於吳淞口外的難言之苦，深深感到我們行動自由權是等於零。

所以在離開了暹羅之後；不由得我不記憶起緬世淺那場所。可是，現已一別三年了，何時能重覽斯土，一嘗泊輪的苦味呢？實在不敢說。

## 去昌叻

暹羅，有人稱爲東方的瑞士。那兒不消說是有多的遊地了。可是，在我們這文字勞動者，終天沒得閒暇，那有時間到可遊之地去舒展心胸哩！實在，每天除了操一桿筆外，躺在床上還得構思，還得想想第二天在紙上現出的墨汁濃不濃哩！

這怕就是文字勞動者悲哀之一吧？

我流浪在暹羅，時間不爲不久，但是除了由寄宿舍到報館，由報館回寄宿舍外，不要說遊的地方沒有去，就是京畿附近地方也沒有去幾處，而且所去的地方都是一溜煙跑過去了，像這樣，不過是跑馬觀花而已。

但是，爲了報社受了金貴銀賤的恩賜和什麼津貼領不着，報紙要停刊，報社要關門，署木兄邀我去昌叻找報社的一位姓白的大股東。

在一天的午飯後，我們是準備着出發了，僱人共坐了一乘黃包車，在車中，署木是將去昌叻沿途的一切情形同我說過了，我聽着覺得是很不凡的，後來在車箱中，望見一片平坦的荒土，真使我有置身北國之感。

車到昌叻後，已經是夕陽沉海底的時際了。我們在車站望了一望，并打探明是幾時有車返略的消息；我們一面吃着買的水果，一面在經過稻田中好似『馬不停蹄』的馳行。

每行約十五分鐘的光景，我們便可以看見一絲不掛的男女，工作後向家內歸去，當我很把細地看這些黑奴一樣地過人，未留意他們性的象徵處，總辨別不出是男或女。我向署木說：『人們對於性的神祕觀念，請他們到這兒來，是一定可以破除的呀』。

「可不是麼？」暑木每當我如此向他說話時，他總是用這一句話回答。

天快漆黑了，我們已趕到白君的住家，可是隔着一小一渡水，不能過去，只得稍候着船來代步；我正憂慮沒有渡船的時候，暑木却叫着白君的家人渡船過來，然而渡來的船，只能容一個人，並且是白君的三兒媳婦，我只得讓暑木先去。暑木到岸了，那位少婦又來歡迎我，但是我不小心，未坐過容兩人的孤舟，上船下船，幾將船弄翻了，而且幾乎使白君的三媳也跌下水去。岸上的人都笑我，我自自然是怪覺爲情的。同時，我感到在暹羅的婦人是沒有嗔粉氣的，而且社交也比我們的男士和女士們還要自由和自然哩！

白君是一個快到五十歲的老人，他由福建到暹羅，是一個窮苦的苦力，但現在已是財主了。他自己還經營着火藥，而且擁有一些土地，他的兒子們多是養子，聽暑木說，他自己只有一個兒子。

見着了笑容和藹的白君，而且回憶暑木同我談他的身世，我便感到現在的偉人傳記，實在值不得一讀，如果我們有讀偉人傳記的時間，到不如親身去多拜見像白君這樣成功的苦力。

白君對我這新客，只問問普通的話後，就很匆忙地囑家人爲我們預備晚餐後，他便不客氣地離開我們工作去了。晚飯時，只是我和暑木二人吃，並沒有主人作陪。

飯後，白君工作完了，我們談了一陣閒話，由他引導我們在住宅周圍看了一遍，多謝當夜的月光，使我們能看見在黑夜中的景物。

將白君屋宅看後，我以爲像這樣的地方，實在就是溫明先生

所理想嗎？能生活呀！

快到臨睡的時間了，白君領我們到他自立的學校去睡，學校的建築也是板屋，同白君住宅一樣。他叫家人給了我們每人一如傘式的蚊帳，一片毯，一片席，告訴了睡處，我們就開始談社事了。白君是希望我們奮鬥下去，而且約遲些時到曼谷去與我們決定，他決以全力維持報社的生命，於是在天剛黎明時，我們便告別了。

在這兒還得記下的有二件事：一，便是白君請一位先生。聽說這位先生到白君家中教書是毛遂自薦，是走頭無路的人，現教着白君和鄰近十多個孩子，還續的教書生活，他已過了九年，先生見着我們時，是非常謙恭的，而且親自烹茶來享我們這不速之客，我悔恨沒有與他暢談。二，便是去昌叻之前，我原是着的西裝，並且是打上領帶的，暮木說：『這樣的裝束是會引起』特別部』的探子注意，而且說不定會引起不幸的事件來』，因此，我改換了學生裝。

在昌叻留住一夜，翌晨便返曼谷。

## 鄉村姑娘

『甯願天下人負我，我不願負天不人。』這是我流涕的座右銘，但到遲去的這一次，我可以說是負了天下人。

亦靜對我，總算是好極了。當他聽到我要離開遲去的時候，他是向我說過多次，而且也寫了多次信，要我到黃魂住一些時。可是，像我這身骨似的人，却不知道這人間的友誼之難能可貴，竟辦友人之美意與原定日期違過了。在離去的一天，接到亦靜如下的信：

××兄：

今天（下午）校要開「游藝會」，恐怕不能前往送行，有一點遺憾是：我原寫一首詩給你做紀念，還未能寫出。現在我們是離別了，我唯一的希望，是要你時時寫信給我，雖然我們相識的時間很短，但我好像一個鄉村姑娘，對他的情人是最真誠地在戀着，戀着。

××兄！這些話是不用多說了，我祝你一路平安！

我讀着，細細的咀嚼着『但我好像一個鄉村姑娘，對他的情人，是最真誠地在戀着，戀着。』我忍不住要哭了，並且也打算再留遲住些時的，可是，後來『心一橫』，仍然是走了，離開了這位鄉村姑娘。

我們別後，雖然通過一次信，但是，在信中是沒有寫出我們懷念的情懷，異地的懷念情懷的，想齊『悲莫悲兮生別離』和他去年給我信中所寫的『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之句，我只有誤下了！

現在我想不到什麼禮物和話語來呈獻給我這位鄉村姑娘，我

且將在邊疆給他的兩首詩錄在下面吧：

(一)

這喧鬧的世界，  
是太炎熱了！  
從海潮的聲中，  
我們只聽得寂寞。

這酷熱的國度，  
是太涼涼了！  
從炎火的堆中，  
我們只聽得雪聲。

這世界，  
這國度，  
冷是一般同，  
熱是一般同。

我們現在還年輕，  
過不慣這寂寞的生活，  
受不住這冰冷的熱風吹拂；  
我們開始長征的旅行吧！

(二)

就是有一天，  
碰着了約克，碰着了豺狼，  
我們也決要停止長征旅行；

迷途中尚有人期待我們拯救！

那浮沉在胭脂粉黛內的婦女，  
那囚禁在田園裏的農夫，  
那捆綁在機器旁邊的工友；  
他們是在渴望著我們援手！

朋友，  
這世界，是當有一次大的火災，  
我們燃著人們所渴望的炬火，  
去焚燬這奴隸的世界。

拉索纏繞的古廟生活，  
死了未燃的活屍生活，  
我們毀滅了它！  
我們毀滅了它！

一九三一，五，二十六日寫於上海。

## 海外歌聲

一天於午後，我正在抄字房替工友排版時，有一羣人與社來找我。但來的一羣人中，都是生客，我以爲是我旁人的，沒有想到是爲找我而來的。

當我引他們到了會客室坐下，黑子給我介紹了密絲，密絲待客後，不介紹他，我便詫異了，只得大膽地問他：

『朋友，請介紹你自己吧！』

『哦……』他抱着很懷疑與失等的態度說：『我就是黑子哩！丘先生同你到第一小學來，我們就見過了麼呀，先生，你忘記了嗎？』

我終於記憶起來了。想到在滬安城日攝的那一切：一間小屋中，他留置着一個書架，書架上左邊立着一列斜抄的書，右邊放有一個花瓶，瓶中還插着幾枝玫瑰……一切又浮現在我眼簾了，於是對黑子說：

『請原諒我，竟忘懷了。』

大家談了一會，他們因爲我的工作忙碌，便告辭了，臨行時，相約晚間在東亞聚會。

晚飯後，我邀了景木到東亞去訪他，結果景未過着，我們便返社了。是晚大風搖蕩，而且落着傾盆的雨，翌日正午，我收得他封一封詩式的信。今將原信錄下：

## 海外歌聲

我一個人飄泊在海外，

隔絕了一切的友人，

異國的疾風急雨，盡在摧殘我的身心！

週遭的人盡披生活枷鎖，  
明知苦痛也不敢哀呻，  
甚麼靈魂，思想？  
無非飯桶，拜金。

在寂寞中發現你的名字，  
彷彿黑暗裏瞥見星星，  
我們也可說他鄉遇故吧？  
因為我對你的認識很深。

回來看見你了未訪未還！尚飢寒，  
心坎上充滿了莫明的惆悵！  
我今晚倦不辭外出，  
外面有甚麼值得徬徨！

我拿着紙條兒憑欄沉思，  
涼涼的細雨潤濕我的衣裳。  
我很願先生此後常常賜教，  
使我空漠的內心減少荒涼。

五，一六夜二時於東亞。！

看過了來信後，我是感到像我這樣的人豈萬得青年朋友如此重視，情懷的淚幾乎要奪眶而出了，於是也用詩的體式覆他，原信如下：

給 瀟 子

是爲了日營的軍包？  
離開了親情的良朋：  
來到這——  
來到這荒涼曠野的荒島。

是爲了性的煩擾？  
遠別了心愛的密園：  
來到這——  
來到這人聲寂滅的古廟。

是爲了社會的暴君？  
凝視那海外位機施：  
來到這——  
來到這殘暴雷雨的荒郊。

海外與前的人兒呵！  
哀哀地墮地曠地呀！  
我問你——  
我問你會否還做癡謎？

人間就是這般棋盤：  
爲了麵包，爲了性，爲了社會暴君的壓迫，  
便會有——  
便會有族心空漠的無聊！

記取這人生，

記取這社會，

你開步走——

你開步走向你要走的去道！

一九三一，五，一七，曼谷。！

後來我是將這環首詩寫發在《路》的星期刊上出版的。

現在想到這離別後的一切，自不能不想到黑子，故我究這離  
紀行的小詩時，是不能不寫上這一伙，不能不寫上這人生談論中  
所選的波紋這一伙。

## 離開曼谷

這一次到曼谷，是我未曾預料到的，而且就是來住了這樣的短時間便離去，亦是我未曾預料到的。但雖然是不曾預料到的，可是並不是無因之果，並不是沒有歷史的定命性。

所以來與去都是有因，有歷史的背景的。至於原因是什麼呢？這歷史的背景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向社會中去找，一定是可以找得到，並不是一個謎。

我們知道，現代的社會，完全是一口棺材，不過款式與質料方面略有所不同耳。像我們這一羣生活的囚犯，社會的活屍，實在是每天撞著葬禮過活，從這一口棺材，爬到那一口棺材，最後還是走到墳墓裏去做候補的死人便完了。

可是，這葬禮材化的社會與活屍般的生活，大家爲了生活鞭策（？）過的很煩了，再不會想到爬出這口棺材化的社會去找出路，這不知是這葬禮材化的社會的社會力量（Social Force）呢，還是那人類的生活受社會發展的惰性定律（The Law Of Inertia）所支配呢？

寫至此，我想起岩佐有一天對我們講的拉布爾的一個故事了，他說：一羣螞蟻在一個圓球上走輪圈，不知走了若干的時間，忽然一個螞蟻從圓球上跌下，而其餘的螞蟻也跟著離開了圓球。他說完了，便以第一個螞蟻來做徵革命家，而以此期望我們不要在選吃人的社會中走老路子。

我到了曼谷，仍然是跑的爲生活而流浪的老路子，自己甚覺得有不可言說的苦悶在，所以想到岩佐的希望，讓拉布爾葬後的希望，我是毅然決然地趁報紙停刊，便準備離開曼谷回到人們所

們的故鄉去，想學一學在地球上跌下來的第一級蝴蝶的行動。可是，歸來之後，在生活機軸之上，還是過著在曼谷是一樣的鬼生活，還是在這吃人的社會中，助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螺蛸，螺蛸吃泥巴的流浪的生活。

所以，曼谷是個廣大的社會，畢竟還是未離開的。在今天來寫離開曼谷這段文字時，我仍然是受着熱風的襲擊，熱鍋的蒸煮，我真是一隻在熱鍋上面驚惶的螞蟻呵！

## 附錄

## 閻世淺之行

日光射在大地上，正是人們感覺到夏天炎熱的正午時候，我們員生旅行隊二十餘人，從黃校出發，僱兩隻小舟，至該關對面的六順與碼頭，初開行，渭江的水波，時起時伏，小舟隨之而上下，同學們觀盼兩岸上的樓閣人物等，說東說西，而我覺得各物都在動搖，似乎有飄飄然欲仙之概。

小舟至碼頭，轉坐采假火輪赴閻世淺，嗚的一聲，船身慢慢搖動，剎那間亦就很快的向目的地前進，我在上艙和砥如先生酒灑說笑，水波不興，南風拂拂，實在快樂得很，船到北碚時，夕陽老早已逃下山去，黑黑的夜幕亦已蓋上來，岸上的樓屋不能辨別了，只見很窄的電光在閃爍着。船行很快，海上的紅燈已過，不覺洋風飛舞，波濤洶湧，船身顛簸，勢極危險，驚天的嘔吐聲起了，我正在叫衛生幫把藥品拿下去，忽然砥如先生亦哇哇地吐起來了，當時我亦不能站着，心裏有些驚慌，也許是像人們一樣的要嘔吐，可是我很快的倒下去，竭力維持，終於渡過風濤險惡的青蓮塔了。

海水汪洋，一望無際，微弱的晨曦，慢慢的昇上來，真的令人可愛，船仍是繼續前進，下午二點餘鐘，才見前面隱約有數小峯，據管棧的人說：那就是閻世淺，我們昨夜因受瀕難之苦，一聽到目的地已經看見，無不喜形於色。希寧快一點上岸，可是後艙沒有米船，未能直達碛進，所以上岸時已三點四十分鐘了。

初上岸，即見一聲響，建築較住宅為優，馬路兩旁除一二間

咖啡店外，多是不三不四的，真令人見而知為寂寞而沒有生氣的地方，我們到目的地後，得鏡清君懸懇招待，又得胡朝才先生許以住宿的地方，所以才得安心休息。

七日早飯後我們整隊出門，由鏡清君指導，先往皇家花園觀光。花園地類海濱，前有木橋十餘座，涼亭二座，橋下水清見底，游魚可數，亭前番茉莉很多，不知名的植物亦不少，可惜數月沒雨，大多枯萎。附近有一犯農學校，學生共有六十人，據該校教員說，每天上課三小時，作工三小時，所授的課本多係關於道德方面的，該校有一足盆池，頗為寬廣，但池上的草，似沒有人踐踏過一樣，可惜我們沒有帶感到那裏，不然定要玩耍一下。

出該校後，由一狀似警察的婦人引導，登上山麓，首見一水池，水池是供當鄉警察食用的，據我看來，裏面的水，不過十餘担，但色帶綠而不透明。再上有一山坑，周圍以山石和土磚土築成，裏面乾可晒谷，再上有一塔，陰涼無暑氣，我們到此如久渴得水一樣，多致他的陰涼降臨了。但四面色玻璃，殘餘破碎，門窗亦不完全，從塔而上又有一長形的小坑，是人民洗澡和洗衣之處，裏面的水較警察水池的水綠而且少，此水亦用以佐食，除此之外，沒有一個池有水，看到這種情形之後，不覺該地的人民叫苦！

夕照未墜，炎威已減，我們雖看過皇家花園，但未能把關世淺全部觀察，又未能登到極高峯，所以整隊再出，聽得一從前建築極整齊，甚費工夫，而今却變為肺癆湖邊，斯次崩頹的灰路，只許一人緩緩下去。登山的同學們個個認說；努力上進！但我的心裏却感到了懷疑！關世淺從前一定有一次比較現在更熱鬧，不然斷沒有這樣的山徑。

稍頓飯而沒人修遠於山路上去，到第一小峯時，有一洞際石築就之所謂仙人腳窩在，中有花紋，下有士丁五個，一和尚跪在地上合掌喃喃三禱，同學金順走來對我哈哈的說：「仙人腳跡蹟」原來是如此？黃釐舉餘先生說：平日聽人們說這仙人腳跡的趣味，現在不期然亦給我們找到了。由此下來向南走，登上了極高峯頂，俯視下面，開世淺的全部，一目了然。

開世淺位於渭江口外，係一小島，左邊水深可泊巨船，形勢險要，是濶闊的咽喉，地勢南北高起，中央平坦，可惜未能開闢，所種的植物，除林禽，芒果和芭蕉等而外，多半荒草沒人，行人稀少，居住的房屋，多近溼瀆。

我因心繫的疑團未能解決，晚飯後，出外優步，見一間咖啡店裏有一老人，身材肥胖，貌亦魁偉，所以途問他對於開世淺的府形。料不到他是潮州人，住在該地已三十餘年，而且很高興的對我說，我聽他的敘述和饒清君以及別的人所說的話後，遂寫出下面粗略的幾點。

／開世淺的興衰：此島在從前，認真來此邊界，竭力經營，開闢馬路，建設房屋，樓呀，花園呀，附近可泊巨船，貿易亦滿有起色，一時之盛，頗有小香港的氣概，可惜後來未能繼續建築下去，以致將要變成繁華燦爛的商埠反變而為荒蕪滿目，碎瓦殘碑，真的令人有今昔之歎！

B 人口方面，該地住居人民，大約一千餘人，潮州人約計一百八，廣州海南瓊建等人約各四五十人，其餘大部份是遷人。

○ 經濟方面：本地係一小島，面積極少，山多石峭，土又不易，找淡水又不易得，對於農業不能發展，四面臨海，魚蟹之類頗為豐富，如此環境，他們不得不向海中找生活了，他們的職業

大多是發瘋。

**D 教育方面：**該地除一犯竈學校之外，沒有華僑學校，但犯竈學校的學童係泗京和峇山巴的犯罪小童，將他送到開世淺那裏去讀書和作工，有三年送回原地或三四年送回原地的也有。

**E 出產方面：**一，動物以魚鱈爲最，二，植物以林禽柘榴爲最著，其餘芒果，芭蕉等物佔極少數。

**F 商店方面：**除四五間京菓什貨和少數咖啡店外，其餘都是不三不四的，至於藥材肉菜飯店等則未嘗見過，想云貴仰給於是，拉差。

**D 食水方面：**該地爲一小島，四面環海，沒有山泉水井，所以日間食用的水，完全仰給雨水，每窗門外，多有大桶巨缸以備下雨時貯水之用，倘天久沒雨，該地人民即大起恐慌，幾有饑亦不能買水之勢。該地自去年二月間至現在有五個月左右沒有下雨，平時所貯的水早已用罄，故凡一担半滿的水價值二三拾士丁之多，甚且爭先恐後，但所買的水不是該地所有，是取自於暹，拉差，由火輪運來的。

就以上各方面看來，開世淺確爲渴窮的咽喉，可是乏人經營，沒有偉大的建築熱鬧的市場，找水困難，食物不備，馬路崎嶇，各種車馬都沒有，較之稍大的鄉村爲冷僻，只是一個寂寞而沒有生氣的荒島。人們喜歡赴該地旅行的是：徒知從前之盛而不知現在的凋敝了。我們此次旅行除不要在該地久住的原因，第一知食用的水很難得到滿足，第二是因該地沒有什麼地方專可以留宿。故於八日離開開世淺，十九日下午便返棧了。

## 巴真省

由閱世淺海過去是拉差，帆船約行一點多鐘。此地山水有情，草木蒼翠，地方的形勢較之毫無生氣的閱世淺勝得多多，所以本略越三省男女學校各在此地擇地建屋，以供學生遊玩之用。不過鐘錶無多，單有一條街路，難圖玩賞而已。街中兩旁的屋，會連成融光顯一段，築成高樓，略為可觀。曉助在街的下段，被街路隔斷，分做二處。在海濱的，每段買賣尚有數十人，在山脚的不過一二十人而已。街的上段有郵政局，電影院，書報社設在此地一個廟內，社具聽說常要失落，社內僅有一份報紙。火鋸在街的右邊後角，規模宏大，為暹國冠。火鋸的碼頭，自海岸至海中，幾達二里長，碼頭中間，有一小山，山上有一小塔，山下有一曠地，可做遊藝場，真是地方的名勝。醫院在街的左邊前面，距郵政局二百餘步，有坊屋數座，現在正在着手建築磚屋，將來大廈落成，必更可觀，此外醫院，設在海濱，建有坊屋數座，專租給遊人在那裏吸新鮮空氣。在亭中憑欄遠望，海風吹來，胸襟為之一爽。

由於是拉差搭汽車至萬佛歲，約一點多鐘，經過了莫拍地界，繼至能汶，能汶全市皆是木屋，雖屬買賣商場，不脫農村意味。

由能汶至萬佛歲，車行數十分鐘，先經過政府的各機關，次至市場，曉助全市的形勢和於是，拉差，能汶一樣，同是一條長街，惟萬佛歲的街道，幾有數里之長，為山巴所罕見。地方出產，以鳳梨，魚翅和蜜為大宗，數者之中，尤以糖關係居民的生活最為重大，糖價好則人民的經濟充裕，糖價跌則地方生活困難，居民多建屋海濱居住，處處有木橋架成很長的街路。華人方面，

，上有天台，頗為壯觀，校內現有八九十個學生，並校長一人，有宏華，明新兩個學校，書報社附在其中。宏華校舍為西式建築，華文教員五人。明新則華文教員二人，學生三四十人，市的後面為一列長山，山上有幾個庵寺，惜因時間關係，不能上山遊玩。

由萬佛巖至古岡也約一點鐘的汽車路程，中間雖經過許多鄉村境界，但沒有看見屋宇，不能記述。古岡地方，出產最多，但是街道狹小，到處破爛，與此間的華人，毫無自治能力一味迷信，同為一件遺憾。火縣有烟舍制，適合利爾家，讓合利為華人所創設。古岡有華人幾千，以客屬與普爾邊的人為最多數，學校和書報社，一個都沒有，閱報處也不過二三家而已。

由古岡至北柳，車行不久，看見郎崗，郎文兩個地方。郎崗在右，郎文在左，屋宇很多，大約是二個鄉大的鄉里。再過去，雖還有很多地方，但皆不能望見。車行迅速，倏忽之間，已達北柳港，望見對岸屋宇宏盛，街道清幽，蓋即為巴真省會所在地。

北柳三面環水，一面與直達暹京的鐵路，商店面對面，皆為有樓磚屋，劃一整齊，惟店戶尚不及萬佛巖的多。有人說：「他的錢助設在別處」，此話或能靠實。因北柳是一個省會，萬佛巖不過是州。安有大小如此倒置？北柳有戲館二個，據說夜間看戲的人很多，地方甚是熱鬧，還有一個著名的庵寺，寺前很多婦孺在拜誕羅寶香燭。逢人一聚，你拉我拉，為各地所未有，可惜寺內除幾個不腐無奇的塑像之外，只有旁邊一個初級的暹文學學校而已。華文學校是基督教會所辦，內容怎樣，沒有調查，不得而知。據該校中的林先生言，那裏有一個賭堂，堪稱名勝，惜因怕過火章開行時刻，不敢前去遊玩。

下午三點半鐘，火車在北柳開行來咯，所經過的地方都是田

呀，自北柳至目甲山共有九個車站，到目甲山時已有京都繁華氣息，令人疑為網咯，蓋網咯為開往北柳的第一個車站。

今日叢刊 第一集 滇 緬 路 定價五百元

今日叢刊 第二集 蘇聯的人與地 定價一千元

今日叢刊 第三集 巴爾幹半島 定價六百元

今日叢刊 第四集 波羅的海 定價四百元

今日叢刊 第五集 四川煤業調查 定價六百元

今日叢刊 第六集 八百四十個人 定價一千元

今日叢刊 第七集 航空心理學 定價一千元

今日叢刊 第八集 今日之化學 定價二千五百元

今日叢刊 第九集 四川的孩子 定價一千五百元

今日叢刊 第十集 涼山夷區去來 定價一千元

今日叢刊 第十一集 暹羅紀行

(定價一千五百元)

著者：謙弟

編輯者：今日新聞社編輯部

出版者：今日新聞社出版部

社址：成都桂王橋東街四十八號

印刷者：工商印刷廠

廠址：華興正街工商專報社內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版



